遲川集 五

疏箚

遲川先生集卷之九

疏劄

請追給日本文幣劄 己巳

伏以壬辰之變乃秀吉所為而源氏代居其位盡滅秀吉子孫事事與秀吉相反則本國所讐在於秀吉而源氏乃為我復讐者也自源氏用事之後款塞求好休民息兵至今三十餘年南邊晏然無事者固是 宣祖屈意許和圖安 宗社之至計而源氏輸款本國之誠亦有不可誣者矣今日客使之來未有國書甚為無名其意所在雖不可料

而以意度之似是島主不得志於關白有難保之
形故力求上京圖欲防口於其國而兼得本國貨
物以為行賄之資者也文士樂工之請平遼納貢
之言亦未知其必出於真情而槩論日本事情似
亦有不甚遠者盖日本之俗專尚武力非有大功
於其國者不得鎮壓人心故源氏得位之後深懲
前轍頻戢武事自圖長久之計而三世相傳威望
寖輕自知其勢難久故欲為加一層之事誇示國
中流公六下者未必非渠本情也以此推之玄方
之行雖未必實為關白諭令而亦不可斷以為其

國元無此議而渠等中間假造出來也傳曰不遜
詐不德不信應物之道無論大小虛心平氣隨事
從應不着私智於其間然後處得其當而入心自
服悔吝不生彼以好語至我亦以好語答之彼以
義意來我亦以義意應之彼以可行者為請我則
許之而勿拒寧彼負我毋為自我先失交隣之道
自當如此今此文士樂工之請好語也平遼納貢
之言義意也未收公貿易皆是約條中所載而為
渠分內之物則亦非可拒之言也至於隣好之國
有所控訴請得上京則依願招致據聞所言發諸

道理無所不可若以後日成例為慮則據理開諭使之有事則破格上来無事則依約施行辭直理順處之有裕渠等始願想不出此而朝廷先以疑訝之心看在心胷謂彼固求上来之意專在於得其所欲而故為大言以誑我也厭薄之色形於外貌詰責之端發於言辭愛惜些少財力不許應給之物使渠懷憾而歸蜂蠆猶能螫人況蠻夷之性易怒而難制者乎臣愚竊以為憂設令動兵之權不在島主而國使則宜必請來来則勢將上京道路供億弊已不貲設令國使不来恐喝之言將無

日不至不得請則其勢不止與其不得已而强許
曷若我先快許以收恩於彼而自握與奪之權且
彼旣知我不信於渠其懷慚而去則求所以實前言
者宜無不至夫探人之情而使人自覺其見疑非
我之利也然旣往不咎言亦無益第有一事猶可
以及救者盖彼之所大欲者專在丁巳未收而閭
客使在館時言於譯官曰其時緣有貴國使臣之
行悉發島中船隻護送國中此乃領相之所知而
今以不得趁期取去爲俺等之罪不亦寃乎云此
言果有實狀初非誣飾我國雖貧亦是千乘之國

而顧惜五百八十同綿布歸曲於本國取侮於外
夷可謂拙之甚者客使雖發其行未遠今若以一
紙書 下諭于接慰官曰未收一事不但歲月已
久事在昏朝亦非今日所當論者故渠請甚懇而
不即准許矣追而思之客使觸冒炎暑千里上京
勤苦甚多而本國物力疲弊供饋之禮殊甚踈略
其所言亦不得一一依願予心甚恨之且調興處
已許三年未收而此獨不許彼將謂我有所厚薄
於其間今令該道隨力備給宜以此意諭之且於
途間申飭各官另加厚接毋令外國之人落莫而

返仍令接慰官將諭 旨原本傳示客使則望外
之恩人始知感彼之喜幸自倍於初頭之順許而
庶免如前數者之患即使無益亦不過虛捐數百
同之布耳有何大端關重臣曾於廟堂議差時窃
聽羣議張晩金尚容洪瑞鳳鄭經世鄭忠信南以
恭李景稷諸人皆欲許之左相之意亦以爲然而
未得歸一者領右兩相及張維之議也臣於數日
前因事就見領相領相頓改前見至有追給之意
今臣更啓于諸相臣處臣謹以領相之意發言於
朝日備局之坐則相臣雖以當初未許爲可悔而

又以即今追許爲未妥且念　聖意甚堅勢難豪
允故事遂中寢終未入啓臣竊恨之帝王謀國之
道但當熟計得失其他非所論也刻印銷印曾無
所吝斯乃漢祖之所以爲大過人者昨日所誤今
日斯改呼吸之頃便可斡轉危機能悔而不能改
能改而不能速自古僨事失機之患率由於此且
明者或有所蔽智者或有所失古昔賢明之君偶
有誤闕而因羣下之言飜然覺悟免致敗局者何
限夫人臣先揣君父之不樂聞而不盡所見非事
君勿欺之道也即今廷議惟務目前姑息遲疑卻

顧有懷不言他日有悔其敢曰 君上所為非我所知云而晏然而已乎臣素無計慮遇事昏錯固不敢以瞭脉之見取必於 君父而羣情所在不敢不陳方患駭病語無倫次不任惶恐戰灼之至取進止

論倭情請別為咨文劄

伏以臣伏見備局啓辭請於辨誣 奏本中添入倭情一款已蒙 允可方依此撰出六臣愚意以為不可凡告君之辭各有條款不容相混 天朝若以客使上京為疑則以此辨誣固可矣今之所

欲辨者乃在婚媾一事而反着贅語於其間則求以雜誣而反以致疑不若初不辨之之為愈也廟堂之意必以為今此倭情語涉 天朝而眞贗難知欲奏則恐非實狀不奏則慮有後言欲以輕輕說話略為提起以圖兩全此固深遠之計也然天下之事無論巨細盡情無隱則見者釋然略示端倪則人聽必惑此理之常也我與日本只隔一水信使相通聞見甚慣客使情狀初非難悟而習者不動不習者生疑疑者甚多而不動者甚少況萬里之外疆域隔絶加以慣聽訛言素所皆疑之地

手今若設其前後曲折將惝怳無根之說猝然上
聞則形跡不明闇者益駭并與我之所欲辨者而
歸虛矣且　皇上覽此奏必不泛過纔此將有更
查之舉我若仍守前說則毛鎮必已闇知勢不容
諱欲盡陳曲折則前言不實疑訝轉增此不可不
預思而慮之者也且　奏本中除出假途納貢之
請而只藏為我復讐之言則　皇朝必將謂我與
倭交好甚密今此　奏本適足以實其媾倭之謗
言也辨誣之舉不亦踈乎臣伏見答辭　批答以
頃字泛然不可不善為指語為　教聖慮至此誠

非臺下所可及也凡咨奏中有所陳達必謹書日
月以明事之始終者所以致詳而防僞也豈可違
棄常式泛然措語以示朦朧之狀乎然若直書日
月則經略之奏乃在咨使之前不書日月則又嘗
不成說話此又難便之甚者也臣之愚意辨誣與
倭情自是兩件事不如依其實狀分作兩件處置
方爲着實而可免後日難處之憂也然咨使之行
既無書契終涉難明外國體面不當掇拾無據之
語直奏 皇上依前爾堂咨辭咨報表毛兩衙門
以憑轉 奏方爲得體也客使之言如捕風捉影

萬不近似獨其所引王相良之言差似有據咨文
中併此一款備細開陳而結之曰玄方所言極涉
誇誕觀其情狀似在於托辭上京請得欠幣之計
也不然倭人狡詐稍解兵機越人之國以鬪暴虜
豈不自知其不可也脫或萬有一分不虛必是復
踵秀吉射天之謀者也然難明之事不可輕 奏
旣聞其言亦難掩置云云以此措語似或得之矣
然我國之聞此言已是大不幸雖十分周防終不
免一番發訴然凡處變之道從實者初雖不快後
必見釋修飾者始或無事終乃敗露尋常交際尚

如此況臣子之於君父乎設或事有難料在義道理已盡無愧於心誠之所在天必詰之辛卯之事可以見之矣臣病伏私室敢干已完之廟議極知僭妄無所逃罪而名在有司之列旣有所懷不敢終默無任惶恐之至取進止

論伐劉興治劄（興治自胡中歸從與陳繼盛不和殺繼盛據有其衆上將發兵討之庚午公劄陳其不可）

伏以孽虜作逆島帥遘變 殿下赫然震怒斷自
聖衷爰與問罪之師刻期芟除此報 皇恩義聲所暨孰不感激思奮然於臣等愚見竊有所不能

無疑於此者請爲　殿下陳之劉賊屠殺主將并及閣部差官其事固可駭而其心不難知但此言出於往來傳聞不可專信今不能詳知彼中事情輕易動兵恐非愼重之道其不可一也設使所傳皆實而劉賊本來兇狡擧事之初必將託以他事固不敢明言背叛則其或馳書軍門罪狀陳師圖爲唐末藩鎭自代之計者亦不可謂無此理畧若如此則其在外國道理亦不敢率意加兵其不可二也使劉賊其心專在於援賊則事發之後必已帶率腹心輕舟北走雖欲擒捕勢所不及其不可

三也使此賊本來與虜相通作此舉措則虜必先已聞知分兵監守或馳書我國脅之以威則我兵雖集必不敢動千里行師徒費粮餉終歸無益其不可四也奴賊常患此島居間聯綴今旣得之必將依舊留兵以爲斷絶海路之計則今日之興治非昔日之文龍也力不能制而先與結釁使彼懷蜂蠆之毒挾強虜之勢而出入作梗於邊上咫尺之地則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其不可五也島中雖曰飢疲人衆亦且數萬而文龍所蓄火攻之具積如丘山困獸猶能搏人況以數萬之衆懷必死之

心而挾持大器憑依險阻我兵之不可輕進明矣勞師動衆環守孤島曠日持久粮餉不繼欲戰則難攻欲罷則損威其不可六也今之欲戰者必曰及其聲勢未張先期撲滅可以永絕禍根萬一遷留不決容其通慶植勢則必有難支之憂此言固然矣如使我邊原有屯住之兵可以撥上一紙即日擧事神行電邁出其不意則擒之必矣伐之宜矣今既不然而徵兵諸道遠涉滄海我之師期在於數月之後而賊之通慶不過一水之間其何以及機圖之乎若曰疆埸有變不可晏然云則調送

砲手若干哨境上待變仍令諸道水使姑勿發兵整備舟楫以待分付而島中漢人之往来者待之一如平日使彼坦然無疑然後臨時觀勢以計取之亦為未晩何必動一國之衆不計農時踰越海路與死冦角逐自致噬臍之悔乎臣等俱以休戚之臣待罪卿相之列凡係大段利害不敢不盡所見乞令廟堂更加商確處置俾無輕舉妄動之嘆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副提學劄 辛未

伏以臣素乏學識平生鹵莽立朝九年無所報效

杜門避謫蔫事灰心不圖非常之 恩出於夢寐之外驚惶之餘繼以慚汗冒死呈單 恩暇至三臣誠感激措躬無地揆以分義理難更辭而犬馬之疾一向沉綿食飲頓減肌肉漸消呻吟度日枕席為隣原其因症出於積損似非偶然感傷之比旬月之間難俾行公當朝廷議禮之日身帶職名養病私室跡涉規避罪積逋慢臣之狼狽可謂甚矣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早許遞免望得專意調病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猥陳微懇冀蒙遠免私情雖切煩瀆是懼
聆承　聖批反加敦勉伏地感激不知所喻如使
賤疾不至大段扶曳趨闕恭謝　恩命分義之所
當然而不幸病勢深重漸至委頓開戶欲出泯然
還仆瞻望　天門末由自致臣之惶悶到此益深
且念論思之職所以輔導　聖躬是非朝廷責任
之重非該官比必時望所屬輿言允協然後始宜
居之雖人主不得以私恩假之也臣素乏經術徒
積謗議其為不合人所共知今之除命特出於一
時　眷數則朝議之不許猶夫前也臣雖無勍何

敢妄恃 恩私不顧人言覥然與諸賢齒以貽清
朝之羞辱乎名器至重公議甚嚴臣之不可出亦
明矣如非甚不得已何敢累煩至此伏乞 聖明
即許鐫改臣職另擇學尊望重者以授之令臣得
免大狼狽則公私之幸也取進止

遲川先生集卷之九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

疏劄

辭副提學劄第三 辛未

伏以臣之於君子道也妻道也柔順恭恪惟令是趨而至於去就之節不可不以義而裁之君之於臣父道也夫道也慈撫恩愛靡所不體而至於除拜之際不可不量器而授之不裁以義則先失其身何以事君不量其器則曠職以隳何以為國故曰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雖以鄙諺信亦有理臣之庸陋無狀不合近列自

是 聖鑑之所洞燭而至其疾病之沉痼形迹之
難便前後進劄已爲略陳 天日在上宜無不照
而無彔 聖批一向勤懇區區私悃未蒙察納臣
識惶悶若無所容意者臣之所陳猶有餘蘊未能
自盡於 君父之前者耶玆敢冒昧萬死更暴愚
衷唯 聖主憐之臣早年業科志在干祿經濟之
學素所蔑如中年遭遇驟蒙獎擢風雲之感使人
增氣不自揣量過爲策勵私竊以爲大有爲之盛
時不可失之嘉會國綱可以時立世道可以力挽
弊政可以盡革太平可以立致蚤夜以思有懷必

達且一時名流非臣雅素即臣父之執友親之如父兄信之如骨肉言論之間不設畦畛前輩務寬緩而臣欲矯之以直截後輩尚名節而臣欲勉之以真慤觀其迹則略有崖異究其心則本期同歸只緣賦性輕淺觸情而發或言語踈脫為人所疑或處事顛妄為衆所非積微成著漸覺難安貪戀寵祿不早引退一朝釁起萬計瓦裂竭誠憂國指為誤事傾心向人掉臂不顧丹心未暴白簡相尋雖 天意不替於上奈衆口日喧於下歲月悠悠已近十年淸柳之質便成衰朽口無完齒鬢有二

毛經閱漸多智慮稍增始悟作事不可無漸處身不可獨異追思往事瞿然驚心以此杜門守拙剌舌存戒庶冀補過於晚節銷謗於將來區區素心不過如此又念臣曾在頃年忝居是職其時適有議禮之事私惟衆說多岐未有指的頗考經籍似見一斑追尊竊疑其非古私廟實涉於未安不敢隱諱妄爲陳達言未見信謗已隨至臣初頗堅守後乃改思以爲天下之公是公非非一人一家之私事臣若自以爲是而務求必勝則此心先有所蔽而未免偏着一邊所執雖是是亦私也且人方

攻我我亦攻人互相呶呶誰明是非自此絶口不言以待公議之自定今因此事廷論又發儒臣獲譴台府不安君臣情意似未交孚無論事之當否似此氣象足駭瞻聽此時論思之長須得心平氣和見識明暢為上下所敬信者居之方有匡救之效臣以點染之餘着跡清班已為不似而叩其所有半上落下兩不相入上無以開悟 天聽下無以調和群議直狼狽而走耳思之已熟決難冒處殿下若記念微臣不欲全棄或授以外職俾展少效或置之散秩令食厚祿則於臣亦已多矣伏惟

天地父母憐而察之取進止

第四

伏以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平日未嘗以知禮自處人亦不以此許臣其於國家典禮固難容喙只緣頃年身忝玉堂適遭議禮之事撥閱館中所藏經籍參考前人所論是非似若粗有所見故不揆淺陋至於上聞因此被人譏誚前後非一今已六年餘謗未息臣誠不勝其困又取前日所陳劄本見之大綱雖不甚相遠而頗多過激之言其所引經傳往往有失其本意處夫本無積累工夫而欲

於一朝獵取經史以議莫重之禮其亦不自量已
人之非之不亦宜乎故於數年以來閉口不言此
事者非動於人言蓋以反求而有所不足故也今
當議禮之時又忝論思之地而蹤迹孤危疾病沉
綿且前所据摭禮家文字遺忘略盡莫可收拾只
思奉身而退不與其間矣辭章三上 聖批益勤
欲進則形勢難便欲退則 君父不許狼狽悶迫
何可盡喻但念臣於此禮前已發端而到今不為
一言而退則是誠負 殿下也茲敢不避煩瀆更
申前說以俟 裁處非敢自以為是而必欲行已

見也臣伏念今玆加隆之舉實出於 聖上尊親
之至情而禮無明文事涉義起廷議未同 奏請
居先揆諸事體殊未妥當朝廷之不敢承順固其
所也第於私心有不能無疑者焉凡天下之事有
本有末不正其本而先救其末則非徒無益反有
所損小事且如此況父子之大倫宗廟之大禮乎
今日廷臣論執之本意蓋欲 殿下以爲人後自
處而 大院君之主則使綾原傍題而主其祭也
然爲人後則不可稱考於所生既已稱考則不可
謂之爲人後稱考而使其弟主其父之祭於禮未

有所據此亦不過一時義起而定之者耳義起而
從厚猶為可疑義起而從薄豈無未安乎此臣之
所疑者一也 大院君之主只書考字不書傍題
啓運宮之主書以顯妣而綾原為傍題傍題而可
則 大院何為而不書傍題而不可則 啓運之
獨書何義臣誠蒙昧未曉禮文至於考妣題主不
容異同者則臣亦知之矣朝廷徒欲取勝一時不
思貽笑千古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禮諸侯五廟太
祖及高祖以下四親是也世室之外親盡則以次
而遷今 大院君已為祧考故 宗廟之中 宣

廟爲祖 明廟爲曾祖 仁廟爲傍親故稱伯曾
祖而不在世數 中廟爲高祖 成廟已爲五世
祖而 宗廟之禮事體至重有難輕處故癸亥之
初 列聖屬號以次改稱而 成廟則仍舊不改
又以高祖稱之是於一廟之中而有兩高祖爲無
乃不可乎或曰高祖乃遠祖之通稱臣亦傳記中
見之蓋況存中之說也然存中此言乃指喪服一
事而言五世祖雖已親盡而若或逮事則其服當
依高祖之服云耳其主意自不同也且遠祖一也
而 世祖以上幷無屬號獨於 成廟而稱之者

何也此臣之所疑者三也凡此三件事皆違經失禮不可以爲法於後世朝廷不先講求所以處置之道使 殿下未免有欠於奉先追遠之禮而乃曰典禮已定不可更改無惑乎國言之橫生而天意之難回也臣聞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漢宣之於史皇孫初則只稱悼考而置園邑不爲立後自官奉祠人無議者及加皇字立寢廟上序於昭穆然後自有非之之論光武初立四親廟於洛陽上繼祖統國人非之於是移廟章陵令所在郡縣侍祠先儒稱其合禮宣帝光武之事雖似

變禮實爲傍繼而猶且如此究　殿下之事與宣
光自別而乃以稱考之神主降置閭閻而令支子
奉祀與稱叔之德興必無差別其於情禮果何如
也雖曰意在防微禮欲寧儉獨不可稍加隆殺且
取宣帝初年光武末年之事而倣以行之乎議禮
以來于今九年老師宿儒旁搜廣引靡所不至而
皆非今日的證獨禮記葬以士祭以諸侯一章最
爲襯着臣之從前所執只此數句話耳近見賔廳
啓辭亦擧此言爲證庶乎其近之矣但就此一章
拈出葬以士一款以爲爭執之地而至於祭以諸

佚一款則全不理會是於聖人之訓得其半而失
其半良可惜也上年　筵中言及此禮大臣以近
於二廟爲疑此恐不然別廟之制其来盖久如周
之姜嫄廟西漢之戾悼兩園東漢之章陵四祠皆
是也李唐之世只以一后配廟而其餘繼后則祭
於別廟武昭王爲唐始祖故別爲立廟謂之興聖
廟未聞後世有以二廟爲譏者也本朝亦有順懷
廟夫國君之嗣猶不可祭於私室況於君之父母
禮所從服之地而其可降祭於支庶之家以犯春
秋之義乎今之爲此論者一則曰上壓祖宗二則

曰有妨宗統臣亦知其言之嚴截而但念處君臣
父子之間一有未盡其道而有憾於神理貽譏於
後世者則是自欺欺君而又以欺天非仁人君子
之所忍為也且朋友有失猶思忠告况敢曰　殿
下家事而任他傍觀乎昔宋光宗時趙汝愚當國
欲祧僖祖以正太祖東向之位一時士大夫皆主
其說獨朱子爭之曰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
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
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
下臣子之願曷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

今日之禮雖與僖祖有間而至於報本反始恩義相縻之道則一也臣以爲朱子復生於今日必不尊主降殺之論以傷君父親親之至情也況別廟之設本非創始之事求之於心而安求之於經而合求之於前代而可證者非一何嫌於祖先何害於宗統而莫之爲乎臣又見近有一種新語引儀禮不祖公子之語及朱子宋朝祫享圖以爲 大院君不可廟享之證人皆以爲的當明文然儀禮之言乃始封君之事也朱子之圖乃兄弟昭穆之次也與此禮元不相干而聖經賢傳非可以任意

刪節掠取單辭片語以爲騁辯之資者誠能捐去好勝之心取其全文尋其主意所在則未必不反爲臣言之証矣 成廟東方聖主身致太平深仁厚澤後世不忘雖在循次陞祔之時恐不可輕議祧遷而今日之事又異常例以 聖躬觀之則雖已五世以 宗廟觀之則恰成四代親盡則遷禮之常也變以從厚事之權也但非高祖而強稱高祖則不幾於誣祖先乎宜令禮官再行磨勘更其屬號以別親疏之序仍列昭穆以備 四廟之數而別爲祝辭明告厥由然後處置明白事不苟簡

而陟降之靈始安於芬苾之享矣若如或者之言
通稱高祖則世室各位并依此例稱之使尊祖之
禮無有異同斯可矣至於追尊之禮創於中古夏
商以前本無此事周尊三代以其王迹所起故組
紺以上祭用鷩冕先王遺制猶可考見尊親之道
實不在此況今日所議又是千古變禮酌古今之
宜成一王之制自非讀書窮理權度有餘者孰能
與於斯哉如臣蒙學不過拘守經文舊套而已今
輿情不順廷議方張人心所在有難強拂且 殿
下之所欲行者乃是後世之靡文而廷臣之所爭

論者實爲三代之古制 殿下之所自恕者不過
曰寧失於厚而廷臣之所期望者盖出於禹湯吾
君其言雖或過中其意莫非公心而竊見近日
聖明擧措殊欠和平有若出於忿懥者然臣竊憂
之勳舊大臣義同休戚平日際遇之盛倚毗之隆
爲如何哉而一言不中 旨連降未安之敎輕易
遂免有同庶官不但待大臣之道未免有虧君臣
情義一何落莫之至此 經幄儒臣朝夕昵侍恩
同父子而三司相規自是流來古風有懷必陳本
非人臣大罪遽 示雷霆之威至有行譴之 命

言者得罪恐非清朝義事至於下禮臣之 教直
令人惶恐欲死何 殿下之無從容至此哉伏願
聖上少霽天威虛心平氣延見大臣披經論難折
衷群言歸諸至當之域無使有過不及之差則
宗社之福臣民之幸也然臣固知臣言之不得行
也 聖明以為不足而不許朝廷疑其太過而不
從言不行於 君父猶可以援據古今識心陳達
以冀萬一於回天議不合於朝廷則將被擯斥之
不暇其何敢側迹論思之班與三司諸臣聯名共
列爭是非於 君父乎臣屢蒙敦勉不敢更辭欲

待病勢稍減扶曳出謝而積傷之證轉益彌留一日二日奄過旬朔至於 親祭之日亦未陪參適慢之誅席藁以俟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情勢即賜罷斥俾安微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伏以臣伏奉本月初九日劄 批辭旨嚴峻切責朝廷殆非臣子所堪聞臣非與聞廷議者而及承此 敎惶駭欲死況於廷臣之心乎臣之與廷議相左者只在主祭一款而今日 奏請之舉臣亦以爲未安劄中所陳蓋欲扶其偏處同歸中正之

域非有他意於其間而 聖批云云亦是泛言前後議禮之失似非酬酢劄辭之意也然因臣進劄有此峻 敎不知臣本心者將謂臣之劄辭有以激動 天怒以至於此臣之惶悶又萬倍於是臣之心矣夫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聚訟之歎自昔有之如西漢朝制匡貢迭議先代園寢乍毁乍復李唐廟議甲乙相爭列帝祔位旋祧旋祔其時論議之多歧可以想見而上無譴怒之色下無排擊之端此無非所爭者爲公非爲私也人皆有見不容隱默陳所懷而無隱者臣子之職也執兩端而折

衷者君上之事也苟能言之以公心聽之以公心
裁之以公心則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其所以
異者乃所以成其同也况逢千載一有之變禮無
歷代可倣之成規議禮之難無甚於此虛心熟講
博採群言各極其同異之趣而就加裁斷務得其
中然後朝廷安而衆情服矣豈宜先着偏重之念
退啓進言之臣使朝廷紛紛至此乎金長生是臣
之師也年德之高學行之醇國人所共推 聖明
所深獎而議禮之初偶引傳聞為証其言之當否
固非後生淺學所敢輕論設有未穩亦不過篤信

經傳之致耳　殿下往往提起若有以歸咎者然
臣恐　殿下崇儒重道之心因此少懈則世道之
憂實有不可勝言者矣年少儒生䟽陳所見蓋出
於有懷必達而至其措語之過激乃是草野之常
態無論當否在所優容而　殿下過爲摧折至加
以不當加之題目聖王待多士之道恐不當如是
也大抵臣於此禮雖不敢自信已見而至於大宗
小宗之辨一本二本之别思之審矣考之博矣似
若有以見其必然而無可疑者故窮問稽考之神
主降在閭家同於臣庶將未免後人之譏故欲爲

別建一廟以盡親親尊祖之義者是臣夙昔之所不忘也適見近日上下相持情義未孚不無潰裂之憂故欲望　殿下講求得中之禮以為鎮靜之計豈料因此轉生許多葛藤乎至於再討屬稱之請本欲刊正訛謬以盡事神之道實為　聖祖不遷之地而或謂已開祧遷之端噫人之不諒本情有如是夫緣臣率爾陳言林下老師泮中多士俱被未安之　敎而老成大臣相繼引罪使　聖上未免為過擧之歸者皆臣之罪也將何顏面立於朝端臣本非草野之人進退之際無甚難重而至

於章五上而不知止者非敢故爲驕蹇詭以難處之形節節添加有不得不仰訴於 天地父母者故也伏乞 聖明察臣至懇亟 賜鐫改職名以謝公議不勝幸甚取進止

玉堂箚

伏以 國家設置臺諫其意豈偶然哉君德有闕則思所以匡之時政有失則思所以捄之風俗有疵則思所以正之惟其責任之重如是故其所以待之之禮異於尋常所論雖未稱 旨而如其當理則勉強而從之其言雖或過中而苟無他腸則

優容而答之必使直前不避無少摧沮然後人君有所敬畏而不敢為非百僚有所慚憚而不敢為邪朝綱因此而不墜公論因此而得張若是乎臺諫之有關於治道也然則古昔聖王所以敬重臺諫者非為其人乃所以重朝家之體面也臣等竊見憲府啓辭所論五款事皆切中今日之病而

聖明亦有一二採施者矣但於訓局匠保之弊衙門貿販之害未嘗 允從已為可恨而至於赴京行次貿易之事尤其濫雜之甚者 殿下不聞則已聞則所當深惡痛絕之不暇而不惟不以為駭

乃反以千萬不近之言加之於論事之臣臣等竊
未曉 聖意所在也 祖宗朝赴京一行銀參之
禁其法甚嚴旣置書狀官以糾其不法又遣搜檢
御史以察其詐冒者皆所以防其濫觴之弊也然
利之所在人皆阿趍故或有間間冒禁挾貨者而
有不能盡祛其弊則勢或然矣然而不至於肆然
無忌者以其有邦憲之可畏也今乃諉以自中至
利無關國事云而全不禁斷則 祖宗立法之意
盡歸虛地而私門射利之弊益不可禁矣且赴京
負役雖皆市井牟利之輩而亦莫非 殿下之民

苟有不得其所則朝廷安得而不言 殿下安得
而恝視 殿下今日之敎欲使廷臣徒守小嫌而
不敢白其寃狀此非王者一視同仁之意也以
殿下之明豈不能念及於斯而故爲此情外之
敎者無乃宮禁之內亦或不免此弊故惡其言之
直截而逆折之使不敢復開口者乎若然則尤非
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也今日 殿下之臣雖未
必人人皆賢其中儘多稍修廉隅者而及罥不潔
之名莫不惶駭以爲此出於 聖上之居常厭薄
群臣非直爲憲府發也咸懷不自安之意夫群臣

有其罪則斥而逐之可也本無其罪而加之以不近之名使人不自安非　聖朝之義事也臣等竊恐自今以往人人杜口咋舌莫肯盡言於　殿下者矣臺諫不得言則　殿下有所不聞殿下有所不聞則下情不通天地否隔而國不為國矣此臣等之所以深憂永嘆終夜不寐竊為世道寒心者也伏願　聖明覽山澤之為損而悟懲忿窒欲之道觀風雷之作益而發遷善改過之端思國家設置臺諫之故而廣開進言之路念　祖宗優禮言官之意而毋施輕侮之色渙發德音夬示悔心使

群下之情釋然而無疑臺閣之氣既挫而復伸則
庶幾進言之臣知所勉勵而日月之更國人咸仰
豈不休哉臣等俱以淺劣忝居 經幄不能使
殿下加功於修辭立誠之地厎德於一疵不存之
域者莫非臣等之罪而及至今日大段過擧又不
為一言以正之則是重負 殿下也玆敢不避煩瀆
冒陳愚悃惟 殿下少留意焉取進止

辭金吾堂上劄

伏以小臣過蒙 恩數數朔之間除 命稠疊春
官之長本非可堪備醫兩局尤係劇地臣素有羸

疾藥餌延命奔走酬應力有不逮而惶恐感激不敢控辭乃於今日之政又蒙金吾堂上之命撫躬自驚益增惶悶竊聞平時規例內局提調不得兼帶刑殺衙門者所以重 御樂之地也微臣私懇固不足恤而 祖宗故事夫豈偶然伏願 殿下遞臣知義禁之任以存舊規公私幸甚取進止

救咸陵君李澥劄

伏以臣聞人有五倫朋友居一死生禍福義難越視昔虞卿捐相印以活魏齊竇嬰匿家人而救灌夫雖不得為中道而急難之義又曷可少哉臣與因人

李瀣初無交分同盟之後始相識面察其為人天
分不俗處心行事多有可觀臣誠愛之許以為友
瀣今不幸遭罹家變身陷不測之地群讒蝟集交
游莫救視臣竊悲其情事未伸將為　聖代之罪
人故輒慕古人急難之義冀裨　聖主孝理之政
頃年李瀣守喪湖西時人士之往來湖西者多稱
瀣與其姪義吉居喪執禮無異古人前副提學李
敬輿素輕瀣之為人及自湖西來嘖嘖稱歎謂臣
知人於是益有以信其前聞之不虛也今年夏間
瀣以一紙書及各人呈官文字投示於臣臣再三

諦觀淑女悖惡之行不一而足獨咀呪一事未甚
分明所可恠者無頭兒屍決非無端在家之物而
其謂以此咀呪於李效元之家仍致其死云者則
事跡無可據求其發狀之端只是積疑所發澥之
心雖深知其必然而無疑消而莫重之獄非可以
臆決而處之發狀之後獄不得其情則將何以處
其身乎以澥義吉之談經術知義理而慮不及此
者行追私心甚以為疑繼而思之處此之道識有
未易言者蓋父母之讐人子之所不共天當初不
為發疑則已既已致疑於殺其父而慮其獄之不

成持為身累而掩置不發則是愛身而忘其親也
必非仁人孝子之所忍為也況淑女之孝行如此
淑女之得罪於夫家如此淑女之致憾於舅兄如
此而諸人之病多涉疵疾淑女之家又有可疑之
物而一家族親與婢僕輩皆竊言淑女綢繆之狀
曰某人之死乃淑女咀呪之致為李澥之道其可
聽若不聞而已乎臣於是始有以知李澥之心也
獄書上聞推官下去而事干之言反覆難信 聖
上憐復憐之至情慮按獄之失當特致 王獄三
省推問明慎之立心於斯至矣而獄情未得事干連

覈擬以獄體更無可加而臺官反坐之請乃是王法之常則為李瀞者固已死無遺憾矣但念為父復讎人子至情春秋之義炳如日星在唐元和之世有人報仇殺人詣官自告其時朝議以為發於天性志在殉節寧死不經特從減死韓愈復讎狀所謂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引經以議者亦指此也以此觀之雖使李瀞身剸刃於淑女猶當在議減之中況具由發狀告官推治其所處置亦甚從容疑人之殺其父而告官請案情理之所必至請案而事無其實則無寧身受其咎辭之自處

固當如此而朝家處置不可不原其情而議其罪今若加之以反坐之律則是開人子復讎之路也凡反坐之法盖因告者或出於爭財或出於報怨或出於希賞其情可惡而其漸不可長故告者無實則施以反坐而痛絶之非為父復讎如李瀞者之謂也況李瀞之致疑淑女專在兒尸一欵而兒尸之在其家淑女亦不得諱如云犬齧奚獨無頭若曰陰産須有看證雖非咀呪必有所以深鉤廣引真狀可得罪淑女在此免淑女在此豈非此獄之肯綮而推官不敢究竟其事者將以按獄之體

不合加刑於無事干之正犯故耳此事既不究竟則何以知淑女之為寃而李瀣之為誣乎指為疑獄而置之固可也認為斷案而罪其元告則瀣必有辭而惟輕之典偏及於悖行之黜婦盡律之刑獨加於復讎之孝子此非所以為教於國人也雖然臣於李瀣之事亦不能無惑焉淑女之殺其父非出於目見但以事迹之有可疑耳疑則告以治之治之而不得其狀則子道已盡而王法無所施矣李澌之擊錚無乃太過乎古人有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若李瀣之過過於孝者也王者導俗寧

令過於孝不可令不及於老則李澥之被罪得無傷於風敎乎周官八議有議功議賢之典即令李澥罪在罔赦猶有可議況不無可恕之道者乎抑臣聞之三綱五常國之大維王者所以扶持名分化成風俗之道亶在於此而近來此事不講漸成倒置俗尚一非恬不知恠如戊辰之獄妾告其夫則信其言而罪其夫庚午之獄孫殺其祖母則恕其情而輕其律今日之獄夫告其妻則不信其言而釋其妻而坐其夫朝廷好惡每每反常如此臣竊為世道深有所慽慽焉伏願 聖明監元和減

死之議念周官議功之典 特命大臣更加議定以為扶植綱常之一助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職劄 壬申

伏以無狀小臣過蒙 恩眷分外叨帶之職逐月以加臣誠不知所處而煩瀆是懼不敢每每控辞近日以來國有大禮節目講定之事皆出禮曹儀物措辦之責專在都監逐日奔走身心俱疲深恐一朝顛仆致誤大事而此外內局提調金吾堂上俱係重地臣若全不顧見則事多曠廢若欲兼察諸任則力所不及公私悶迫何可勝言伏願 聖

明諒臣情勢特遞內局金吾之任取進止

請與權濤同被罪罰劄

伏以臣於頃日議 謚時取考 列聖尊號則字數多少往往不同有若徽稱差別之意者故歷擧啓禀以俟 裁處蓋出於十分致慎之意而憲府之論乃至請減於 尊號既定之後雖謂之一不識事理可也然求其本情寧有他腸而 聖上至下鞫問之命瞻聆所係不覺寒心今者大禮已定朝議歸一所未完者不過儀文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耳從容講定務盡善美以成一王之制恐不必遽

示雷威作此無前之擧使人心不服而朝著益不
安也憲府之論發端於臣曹之啓則減謚之罪
臣實有之何敢以獨免 嚴譴爲幸而仍就金吾
席上坐鞫同罪之人乎伏願 殿下下臣司敗令
與權濤同被罪罰以爲妄言者之戒取進止

待罪劄

伏以臣膚淺之學冒居宗伯重任當此國有大禮
之日事無前例觸處生疑凡干大段節目有難自
斷開陳事理叩其兩端求正於大臣取裁於 君
父該曹體面亦或如此而專輒之謗方喧於外庭

推諉之 敎又下於九重咎實自取何所怨尤且
權瀆之言舉朝皆稱其妄誕而臣之縲鞫勢有難
便陳章引咎言涉營救及承 嚴敎毛骨竦竦屏
伏帖息已過數日多事之時聽官未安臣之自處
實爲狼狽茲敢趍詣 闕下伏地待罪取進止

論山陵劄

伏以臣伏覩觀象監提調啓辭及諸術官所論則
第一第五兩岡皆爲可用似無優劣而 殿下特
以第一岡爲定者必以此岡尤近 穆陵神靈所
安故也但於臣心有不能無疑者爲臣曾在頃年

遷陵時術在書雲與諸術官出入 健元陵者非一再熟聞術官之言且考書雲所藏庚子謄錄術以眼所見則第一岡固為可用之地而介於兩陵之間於 健元陵則為內青龍於 穆陵則為內白虎雖曰地勢低微不能為有無云而旣在龍虎之內則恐不可謂不犯山家之忌矣且 宣祖朝卜定第二岡時以差近 祖墳為疑問於諸術官則以越一岡隔二壑似無所嫌為對矣此則隔一細壑而元無閒隔豈無大近之嫌乎今之言者皆引 皇朝萬壽山及歷朝陵寢故事以為可法此

固然矣第聞萬壽之制只為掘坎以葬而羊馬諸
物皆列於洞口麗朝始祖顯陵則在於別處不許
後王逼葬云其未嘗不參用山家之說者可見於
此矣蓋始祖葬地乃造物呵護福氣所鍾子孫因
此而獲蔭一有損壞山氣滲泄福力以減此古人
所以有葬近祖墳之禁也國初卜山之後術者相
傳以為 健元陵處處明堂云而二百年間 列
聖入葬者獨有顯陵而在於堂局之外眼所不見
之地則其所致謹於始祖陵寢者豈無其由乎設
使山家之說近於左道不可全信 靈寢咫尺之

地或石藥土千軍雷動恐非所以求安神道之意也人道尚左神道尚右故 裕陵葬時 宣祖捨一岡而用三岡者取其位次之順也第五岡實在 裕陵之左 而去 穆陵亦不甚遠既無山家之拘忌又有位次之順便其於取舍之際恐不可不加慎審也臣之愚意再審時兩岡並爲議定更稟 睿裁俾無未盡之歎恐爲無妨地家之說臣所素昧而當此送終大事既有所聞不敢不陳敢

進止

請退行 親祭劄

伏以臣自陪喪往還之後重感寒疾多事之時未
敢言病夜則呻痛晝則強起行公輾轉添傷證勢
益重頭疼背塞脊顋腫痛服藥發汗小無效驗陪
祭問安累日曠廢臣罪至大死有餘責揣臣於病
伏中有區區危悃不容泯默者故不得不冒昧陳
之夫以 殿下自盡之誠因有疾恙久未行 祭
其不安於心者篤如何而識使 殿下強疾祭
祭或可以無幾萬一於不致重傷者則廷臣之遑
遑悶迫奔走號呼豈至如此之急者哉凡廷臣之
遑遑危悶奔走号呼者孰不出於愛 君之血誠

而其深知 殿下之症十分危重者則宜莫如臣
者矣臣於前後入侍之日仰瞻 天顏親承 聖
教問諸老醫考諸方書內傷表虛與右邊麻木皆
莫重之症古人所深憂者而 殿下則兼而有之
矣內傷雖重其勢猶緩至於麻木之症其發尤暴
而其漸亢可懼也醫書論麻木有曰風寒濕三氣
合而爲痺留着不去四肢麻木又曰麻木者不知
痛痒如繩扎縛初觧之狀故名爲麻痺又曰麻屬
氣虛木屬濕痰是於不仁中分爲二也亦有因虛
而風寒濕乘之麻木併作者古方謂之周痺然則

曰麻木曰麻痺曰周痺其名雖殊實爲一證而其
或治療乖方將息失宜甚則偏枯癱瘓急則卒倒
痿癈皆因此而致之豈非可懼之甚者乎以極虛
之候犯莫重之症冒觸冬寒子夜行祭噫嘻其
旣危且急矣爲 宗社臣民之主而務循細行不
自愛重強行必危之道者非孝也爲人臣子見
君父之蹈危而不牽裾碎首以爭之者非忠也臣
恐廷臣之請不容但已而爲 殿下之道亦不得
以必行已志爲務也三年之期日月尙多密室
靜攝支過三冬春天稍暖卽施針灸待其病根旣

去然後唯 殿下之所行孝全於 聖躬澤施於
萬民玆不亦善乎臣病勢方苦不得隨參於庭爭
之列前頭陪 參亦恐難必惶恐狼狽措身無地
伏乞 聖明遞免臣職以活微喘取進止

辭藝文提學劄

伏以臣將藝文提學不可仍帶之意援例陳達而
該曹回啓有若未甚穩當者臣請明之崇政之於
正憲雖是一級之間而品秩旣殊坐次迥別政府
合坐分處東西衙門相會獨當北壁則實非正憲
資憲差肩並列之比故頃年洪瑞鳳旣陞崇政之

後即為控辭遮免此　聖朝之成例也至於陞品
仍帶之言該曹所引出於傳聞而實無明白可援
之證援未明之遠規改已然之近例揆諸事體恐
未爲宜臣本以無狀濫蒙顯擢兼帶華銜非止一
二居常怵惕日夜不安及至今日超陞崇品福過
之災臣實多懼況此詞閣重任久知不似何可違
格仍帶玷　聖朝之清班開後日之謬例乎反覆
思量決難冒處玆敢冒昧陳情不得更避煩瀆之
嫌伏乞　聖明諒察事體令該曹更議處置俾無
未盡之事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各寺官員陞遷變通劄 癸酉

伏以臣竊聞　祖宗朝文武官則例有付祿未有無故作散者所以勸文武也蔭官守令仕滿者例付京職所以報有勞也近年以來武官作散者不記其數此則出於亂後廣取之致固無可奈何矣文官作散者必不下百餘員其中除人器不稱身有罪累或年紀已衰表不合除職者外表表可用而緣窠窄久未受祿者厥數亦為不少至於參上蔭官顯有名稱及守令仕滿而未得付職者多至七八十員參下積仕八九年後始至六品一番罷散

老於前銜人多稱屈歸咎銓曹而窠闕甚窄了無下手之地且　祖宗朝世族子弟勤於讀書務在決科業文不成則捨文取武必文武兩不成然後方得以蔭才進輕重之分有如此者而近來以文則登第者多是不讀書之人以武則應擧者多是庸流與外方之人故文武官立朝莅職其聲績多讓於蔭官臣常恠此二者而未得其說矣今始思之此蓋有所以然矣每等都目過六品者十八九員而文臣四館武臣三館三廳十員外其餘皆是蔭官一年兩都目陞遷之數多至四十員而蔭官初

入仕原數京外祭奉七十員禁府都事十員別坐
一十九員繕工監役六員童蒙教官四員內侍教
官二員水運判官二員察訪二十七員此外權設
天文教授地理教授命課教授治腫教授郞案廳
郎廳通計一百六十五員而此人等若非文遊士
友以取聲譽者則必是藉蔭父兄多有勢力之人
一通仕路義官自至其數既如是之多其勢又足
以自拔則世族之習於驕惰者其不肯勤業書劍
而樂趍蔭仕勢所使然每等都目各歧陞遷自有
定式故次次遷轉移東補西作為六品窠闕不暇

更問人器之當否則京外除拜之或非其人前銜箇滿之未得付職亦無足怪者矣臣竊考大典吏典禁府經歷從四品都事從五品各司別坐五品別提六品而襃貶條守令十考二中於無祿官敘用云所謂無祿官即指都事別坐等官而言也大典之作始於 世祖而成於 成廟其時各 陵參奉視今減半各道察訪一半又以書吏差出謂之驛丞都事別坐皆為參上職則初入仕員數既少參上員數甚多文武官與箇滿守令處置之地固恢恢有餘而即今都事別坐及驛丞皆歸蔭官

初仕其他繕工監役及教授等別設之員其數亦
多而叅上則正以下職省之數多至六十餘員其
勢固不得不與 祖宗朝相反矣雖欲勸正科而
訟蔭仕請仕路而杜僥倖以復 祖宗之舊豈可
得乎臣之愚意都事別坐一依大典以叅上文蔭
箇講守令及前銜中可用者處之以待調用大君
師傅內侍童蒙教官勿拘叅上叅下唯以有經學
者處之外方馬官及水運判官勿拘文武蔭官及叅
上叅下皆以有幹能者授之觀象三學藝授訖膧
教授都案廳郞廳闕王廟直等從雜岐占正仕者

一切杜塞唯其中積有功勞人器可用者別例敘
用而勿爲恒式則前項種種之弊可以十去八九
矣且亂後減省官員所以省經費也而近來權設
衙門郎廳及備局文郎廳文兼宣傳等官多以閑
散者爲之則有省費之名而無省費之實徒令減
損百官不成朝廷體面耳臣意亂後權減官員量
數還設而剩局郎廳文兼等官皆以實職及無祿
官爲之仍減若干祿兒令有減費之實方似便益
臣待罪政曹曉夜思度既有區區所見不敢不陳
但此等處置俱係變通臣亦不敢保其必可行從

惟 聖明裁處焉取進止

辭吏判劄甲戌

伏以臣於前月重得暑症適當勅使到館之時
聖上連日擧動臣不敢言病力疾隨班幾至昏仆
者數矣自是之後症勢彌留已涉數旬日漸增重
苦待大政之過冀得解職調治而千萬意外又蒙
加由之命此必 聖上不知臣無似而欲責以久
任之效者也 聖恩至此感激無地然臣之忝冒
此任以年則三而都目已四過矣自癸亥以後居
銓之久未有若臣者也以臣地望最出人下而齊

此不常有之 異數自知難堪人其謂何況臣所患疾病出於積傷非朝夕可差雖欲强顔復出以荅 聖恩其路無由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早許遆免俾得專意調治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二

伏以爲臣子敢以犬馬私懇每每煩瀆於 君父之前極知未安而顧臣所患疾病根柢甚深已涉旬月一向沉綿必無差復之望臣竊悶焉病勢如此而貪戀 恩寵不自陳達拖延引日以冀其或差則是臣以國家銓選之任爲自已竊擬之資也

非但臣之私計決所不敢亦豈不重誤於國事乎
人臣自便臣所痛惡遭遇以來十數年間冒謗不
避力疾奔趍以此爲萬一報效之地者乃臣之本
心也如使今日所患不至深重而猶可勉強隨行
則何敢累煩至此乎伏願 聖明即許遞臣本職
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謝誤薦姜鶴年劄

伏以臣待罪銓衡有年于玆雖人器相乖隨事差
謬而區區盡職之心實切于中竊見朝廷之上莫
非一時名流而科目用人其路似狹或廬田野之

間不無遺賢之嘆誠心求訪未敢少懈或舉名薦聞或循例調補無非出於扶樹世道之意也姜鶴年是臣館學舊交而中間不見久矣頗聞其讀書修行不以俗士自處士友間交相稱譽故忝政之初首先薦進擬諸臺閣之望且於 筵中屢次陳達非謂其學問操守可當古之遺逸只欲奬其廉恥小節以備買骨之資者耳不意其見識乖僻全昧義理妄投章疏羞辱朝廷一至於此也噫古昔帝王撥亂反正者固非一二而名正言順光明煒煒未有如我 殿下之功德者也使世有伯夷者

其將不辭光海之粟而辭　殿下之粟者乎然此則臣之姓名忝在攀附之列何敢多言曾在靖國之初燕山三子幼弱無知而大臣固請並令賜死甄城君惇名騰賊口而實不與謀猶且編配杆城卒不良死蓋鼎革之際事異常經自有不得不爾者也論之嚴莫過於己卯而未聞有以此歸咎中廟而不仕其朝者也況廢桎之穿穴逃命意實叵測有非顗等童騃之比逆珙通謀孝立事迹昭著實非甄城橫罹之比則　殿下雖欲强拂廷論曲全私恩有不可得而至於已廢之君千年無恙

此乃三代以後所未有之 盛德凡在含靈孰不
感歎而鶴年之言若此者何也且今疏中盛德事
三字僭擬矣倫中智二字愚妄無比非所宜言大
不敬漢法至嚴鶴年烏能免乎賤之屬籍已絶而
敢稱王子又幾於無國法矣雖然鶴年乃自好人
也亦嘗食 殿下之祿矣凡此云云寧有他意於
其間不過徒竊虛名素無實得過聽一種註誤之
言認贗為真認是為非妄欲自擬於草野倨傲之
言而不自覺其陷於欺負君父之罪可勝惜哉噫
人之難知尚矣昔宋臣韓維薦處士常秩後而悔

之程顧謂之曰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以此沮好
善之心愚臣今日自慰者唯在於此而伏見 聖
上荅鶴年之批過賜優容摸逆之來無一毫帶芥
此見 天地之大無物不容為鶴年者將咋舌悔
罪之不暇尚何少累於 清明之德乎第臣輕信
人言推轂行恠之人致有如此大悖事雖欲更為
開口論薦人材將無以取信於 君父而亦恐
聖明優禮儒賢之心未免因此少衰則是臣無狀
之罪不但在於誤薦一鶴年而止耳言念及此慙
汗浹背其何敢仍據銓席重貽朝野之嘲笑乎伏

之聖明亟遞臣本職仍治臣誤薦之罪以謝清
朝之公議取進止

陳情辭吏判劄

伏以臣忝竊無狀名掛彈章 聖恩如天終始曲
全至於頃日下 憲府之 教洞燭愚衷兼慮後獘
其推恕之德寬平之量自然有以感動人心臣不
敢以遭評為恨而唯以得此 教為幸也臣之薦
進姜鶴年本欲裨益於世道而事出不幸反為所
誤使 聖主受誣國言咸駭臣誠慙惶悸恐直欲
鑽地而入臺論既發臣心少安況其白簡措語亦

頗平順如使論臣者之心只出相規更無他端則其所以攻臣乃所以張公論停論之日便即行公敢有蔕芥苐念臣雖無似職忝冢宰體面亦々不輕而擧名論劾驟發久持愼似有遜於士夫相規之常例不唯臣之孤危蹤迹易生虛弦之恐而街巷相傳亦頗往往疑訝臣若諉以道聽晏然如不聞則貪戀之誚縱恣之謗將一時並起安知後日之咎臣不有甚於今日臺論者乎反覆思惟決難仍冒臣於頃日 筵中親承 聖教有曰三度加由乃是 異數繼陳辭意猥濫甚矣臣聞此 教

心甚悚惕退以告人銘佩不忘而情勢所迫冒瀆至此臣罪固當萬死伏乞 聖明俯加諒察亟遞臣本職以謝公議取進止

遲川先生集卷之二

䟽劄

辭吏判劄 乙亥

伏以臣無似待罪天官四年于玆矣天道人事亢滿極矣果熟自落理勢當然 異數之加夢寐不到病伏之中蹶然而起繼以戰灼措躬無所夫顧戀恩寵小人常情盡瘁報國微臣至願況此曠世難逢之奇遇寧有不受以為榮而思所以益勉報效者哉第惟臣之忝冒此任非不專且久而事變妄作政無可觀無補世道只益訾謗前之所試若

是蔑蔑將來之效推此可卜尚何敢以銓衡之地
認爲自己私有而一向冒居以自陷於負國誤事
之誅乎加以所患賤疾經冬涉春根蔕深固元氣
日損百邪交攻沉綿床席日與藥餌爲莽蓋奔走
積勞之所傷非如一時偶感風寒之比若不杜門
謝事專意調治斷無全活之望此所以聞　命問
遽不得不冒死一鳴者也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
狼狽之狀遞臣銓長之任保全微命俾不至於顛
仆則死日生年莫非　洪造臣不勝感激懇迫之
至取進止

辭大提學劄

伏以文武百職無論大小各有其才之所宜苟非其任一日不可冒處况於經幄之久者乎臣之不事鉛槧國人所共知文衡之任萬不近似而當初以始受命不敢固辭強帶虛銜終非久計上年登對之日始發讓能之端而多事雜遝亦未暇遽入文字其在臣心何能一刻自安夫外而事大交隣內而宣布 綸音與夫一時人才之陞黜文體之盛衰靡不關於主文者之手為任之重如此故自祖宗朝以及我 聖朝未有如臣踈鹵無狀而得

居此任者也且臣於各樣文體無一所長而至於
詩學尊尤工夫異時 皇朝頒詔如遇學士之來
則其勢將不免臨時遞易顛倒苟且公私俱損此
尤臣之所以為惧而必欲蚤自處者也噫人臣辭
職良亦未易辭以疾病則涉於欺罔辭以不才則
近於虛讓多未能取信於 君上必待連累章牘
始蒙允許臣竊以為 君臣之間誠實相孚之道
不當如是故十年際合未嘗敢以浮文事 殿下
伏惟 天日之明照燭已悉何待臣一二談哉至
於内局提調事重務劇有非如臣多病者所可堪

径而忝冒未久適值 王侯遷徙壬癸兩年之間
憂焦奔走之狀至今思之瑰夢亦驚幸賴 宗社
臣民之福漸至平復私責雖切餘惧尚存未至顛
仆不敢告勞荏苒歲月遂逾五年筋力殫竭已到
十分臣雖未至衰老亦係血肉之身其何以一向
支撑乎臣聞天道滿極則招損人情勞極則思佚
臣之榮寵可謂太過而許多兼局筋力誠不堪矣
裁其太過令有餘福紓其積勞俾得存全此乃
天地造化分外之殊私非臣所敢望而亦不能無
望臣之事 殿下猶父也 殿下亦必子視於臣

兹以趑趄累日試一鳴呼伏惟明主垂憐焉取
進止

論文宗御容奉安劄

伏以臣見禮曹收議 文宗御容將奉安於永崇
殿臣竊以爲不可本朝之制 太祖御容奉安於
平壤松都永興全州慶州五處設殿置官歲時眞
獻蓋遵漢朝世室之帝立廟郡國之意也 世祖
御容在奉先殿祭禮與 太祖同 世祖亦爲世
室故也其他 列聖御容皆於 文昭殿內別立
一殿爲奉藏之所名曰璿源殿而無眞獻之禮蓋

既有　御容則不可無奉藏之所而非有　世獻
之功德則不可與創業中興之主一例故也兵亂
之後　列聖御容並為烟燼而獨　文廟得全又
有老齋郎得以識别於四十餘年之後噫亦幸矣
今璿源殿既不可復又無他奉安之處此大臣所
以欲奉於永崇殿者也但本殿乃　世室御容所
在則遆遷　御容似不當混入且既同奉一殿則
奠獻之禮不容獨廢欲為並祭則又違　祖宗或
覲其間節次尤涉難便此不可不熟思而處之者
也傳曰春秋修其祖庿設其裳衣以此觀之祖宗

遺衣服亦得藏蘭況於畫像乎臣意欲奉藏於示
積仍置、文廟寶冊藏內春秋奉審時與冊寶一
體審視以防蠹損方得處變之宜乞以此意下詢
大臣使之更議處置取進止

因朴焞疏自辨疏

伏以臣頃見嶺南儒生朴焞等前後投疏其所以
罪狀臣者靡所不至幸賴 天日之明洞燭下情
曲賜分疏務圖存全況於中間獲蒙不必相較之
教丁寧誨諭有同家人父子之情臣雖頑愚寧不
知感第念臣之此謗事關先賢若徒恃 聖明之

下獨而不爲一言暴白有若甘受其罪者然則實
與臣平生尊慕前賢之心大相剌謬且聞其時史
臣記注稍涉朦朧遂使大臣承旨混被謗言則於
臣心尤有不安臣請從實陳之去八月初九日晝
講臣以知事入侍講訖相臣請對追入言及李珥
成渾從祀事 聖教有曰李珥固賢者但有數件
疵累相臣即擧梁欅曲折多所陳辨 上心猶未
快也臣仰稟曰 聖教有云數件疵累無乃別有
他事乎 殿下遂以李貴所達喪童之說爲敎臣
對曰閭閻間果有此語廼所以謗李珥至於李珥

未聞有如此之誇矜言韓必遠曰此乃鄭仁弘構
陷李滉之言也相臣繼此陳達如必遠所陳而頗
知詳盡 殿下於是下教曰李貴常時言語間例
多互換姓名當日 筵中說話曲折大略如斯李
貴平生以有懷必達為主街談巷說靡不上聞固
出於愛君之忠而年老心虛言語多錯稱李曙則
謬稱李适稱金自點則謬稱金自兼稱小臣則或
稱小人如此之事比比有之凡皆 殿下之所洞
知此所以一聞臣等之言便即領悟者也李貴今
已作故未知因何話端以及云云之說而至於錯

擧其師之名上達 天聽以開今日之鬧端則不幸孰甚焉喪童之說本爲無理閭閻間所傳不過齊東野人之言孰有以此致疑於大賢者哉第於當日 筵中猝然承問未暇深思率口仰對只陳平日所聞如此云爾毫無他意於其間噫大名之下造物多猜詆毁之來從古聖賢所不免顔淵之竊飯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直不疑之盜金第五倫之過婦翁凡若此類固非一二旣知其誣何損於大德假如竊飯之謗人或有誤歸之孟子者則臣必曰非孟子而乃顔子也踰喪之謗人或有誤歸

之曾子者則臣必曰非曾子而乃孟子也此非謂
孟子之賢不及曾子而顏子之賢不及孟子也亦
非以爲顏子孟子眞有窃飯踰喪之咎徒以誣謗
之加在彼而不在此故也朴焞等居在遠方誤聞
筵中之語則其欲爲大賢辨明固無不可而乃以
道路訛傳發爲通文聲罪首相求諸國体已爲可
駭而千里封疏不即渡漢遷留郊甸多費日子劉
去原疏粘以新紙肆然歸罪於多誘寡助之臣身
不亦異乎然使朴焞輩但曰此等無理之言何至
上達 天聽云爾則亦或可矣今則不然拈出造

次間無情之語加以深刻之文其言有曰急於伸救李珥做出仁弘所不道之言以爲移謗之計又曰陰實提起陽若辨明噫人之爲言一至此哉李貴所陳之言臣等未及聞也當日 筵中之教臣等未嘗料也雖欲預先結約東西唱和固不可得而 榻前眞率無他之狀竊想 聖明已照燭無餘矣臣固尊李珥者也李珥之一生尊信非李滉而誰歟使臣知尊李珥而不知尊李滉則是猶知慕朱子而不知有程子也寧有是哉大抵道者天下之所共由而惟聖賢先覺乎此道則是固天下

之所共尊也况如李滉蹈仁秉禮立言垂訓爲東方道學之宗實擧國之所推仰非嶺南之所獨尊使臣有一毫詆賢之狀則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將人人共憤寧有一日容臣之理乎臣竊聞當初登對之後安東儒生鄭侙到京聞之謂左參贊韓浚謙曰惡臣所謂出自仁弘搆陷者誠是也正郎曹希仁之所言於相臣進士李弘經之所言於金時讓者亦與鄭侙之言大略相同而皆被本道儒生削籍黜鄕之罰前縣監宋興周省親於丹陽見權濤語及京中所聞濤曰此言之爲凶徒口實久矣

本道之人無老少皆知之云仁弘輩譸張誣陷之狀在人耳目者如此則大臣承旨所陳之言亦豈全無所聞而發者哉今朴惇等乃敢多費辭說反若爲仁弘伸理之擧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近有自南來者又言朴惇等拜疏之時道內碩德耆儒貫力調停言旣不行則閉門距客以絶之名家望族亦各戒飭子弟令不得聯名有識士子如生員申弘望等以避疏被罰者亦四五人云以此觀之朴惇之疏初不出於嶺南公論者可知也副提學鄭蘊在京時韓必遠兄弟偶然相逢言及此事蘊曰

我則未聞仁弘有此語而柳袗爲陜川縣監時爲我道其所聞於人者其言云云但聞此而已鄭蘊撲直寧肯諱其所聞權濤自好亦豈辟於所惡良以屋下私語未必人人盡聞故歟柳袗决非誣賢之人不過偶言其所聞於相知間耳以其所言於相知間者仰陳於 君父亦何大不可之有哉朴焞之疏無非忿懥中流出其言節節無謂獨其所引孟子答萬章之語庶幾近之而實未知孟子之意者也臣請因其所言而曉之夫伊尹之負鼎俎孔子之主癰疽皆所謂不經之說非君子所宜道

生於瞽瞍北面之言尤為悖倫之甚者咸丘蒙萬章之徒乃以此發問於函丈之間而孟子又與之反覆論辨不以誣聖之罪斥之者豈不以虛實間旣有此言苟其心不在於毀聖人則舉以問難亦自不害於義理故也是其聖賢之心何等光明洒落豈俗儒所敢窺測者哉噫無根之說其來已久其聞而傳之者亦多矣而未見有明言其誣以曉群聽如孟子之告萬章顛乃窃窃相戒盖覆暗昧有若前賢眞有可諱之慝者則是於尊賢之道反有未盡今者因臣 禍前所達之言士夫間始各

顯言其所聞尋厥言根蓋知其誣考諸年譜以驗
實跡使大賢心行昭然若日星不亦明白洞快矣
乎所貴於尊賢者盖將以師其道也使今之為士
者真有尊奉褒之心則識宜誦其言服其行以體
其公平仁恕之心詵有一不近之言亦宜即其言之無
據而明其事之不然以喻一世之人若乃餧借尊
賢之名故為心口不相應之言以濟其險陂傾陷
之私則是實前賢之所深惡而非所望於嶺南文
獻之邦者也臣雖無狀自謂稍有向善之心而一
朝被人詆斥至以欺君陷賢之罪加之身上此冤

未白國不可一日側跡於清朝而臣民無祿國有
大慼黽勉奔走有若全無顧忌者然臣猶自疑人
謂斯何仍念臣過蒙知遇連處機要智慮淺短事
多妄作見嫉於人臣已多矣又添誣賢之謗爲人
藉口之資孤危蹤跡自此而益難保矣誠願退就
散班謝遣萬事親近醫藥以保餘齡收拾經書復
尋舊業縱難補過於既往或可消謗於將來倘蒙
聖上俯察微懇遞臣本職及兼帶之任俾遂區區
之願則 天地生成之恩臣將終始賴之臣無任
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職劄 丙子

伏以臣幸蒙 天地父母之恩回必死之病返身京洛庶爲再生之人言念 聖上前後軫恤之至意雖親父子間何以加此瞻望感涕不知所陳臣病比當初危急時則可謂十減五六而飮食專不知味行步未免須人頭重眩暈精神恍惚常如夢中人或有神氣稍醒之時則意謂自此可得漸差而曾未半餉熱氣復升怔忡驚悸之證間間復發則渾身跳動幾欲卒倒一日之內變證多端醫者皆言心血內耗虛火上炎脾胃虛弱不能鎮定之而

然云此皆臣昔年所患之證中間幸遭 亨運長處機要衙 恩戀寵唯以顛仆爲期親舊見臣卯酉奔走久不生病皆捐慅訝謂臣昔疾頓除而實不知臣之供劇出於耐苦忍痛其中則未嘗一日安穩而歲累月積眞元消鑠舊證新病一朝乘虛幷作其發雖暴其積根實深非如偶感風寒可以旬月見效者也臣之所帶本職及國葬都監享務緊重非可一日曠官而嬪宮產期今已踰月凡在臣子憂慮方切而臣方帶藥房提調之號以直宿六任長委同僚初緣公故猶有所諉及至入京何

能一刻自安臣於在外時屢陳疏章未嘗蒙諒允非常之 眷臣實多感亦不自料賤疾之沉痼一至此極區區之心惟慮 聖上以厭避見疑則臣子分義大覺未安故不敢繼上辭章今而後始知眞決不得行公則煩瀆之嫌固有所不可避者矣伏乞

聖明亟遆臣本職及兼帶之任以便公私取進止

辭戶判劄

伏以臣昨日伏承 聖批許解內局之任 諭以安心調治繼而特遣別監 下問賤疾小人祿薄

何以當此感懼踧踖靡所容措臣之所帶本職係是度支重地事務煩夥不可一日曠官而緣臣久未行公事多淹滯至於國婚提調乃戶曹堂上例兼之任當此婚期已定正後方急之日實非虛帶職名養病私室之時然使臣之所患可以旬日調理復從王事者則豈不欲姑為遲留以待少差而自揣氣力蘇復之望漫無期限雖欲作氣強出終必顛踣而已矣凡人之病出於外感者初雖若重既得差路則亦易復常臣則不然內傷虛損其病在脾怔忡驚悸其病在心心為應物之主脾為扶

身之本二者俱傷何以為人軀殼雖存眞元已耗若不安心靜處動息節宣掃除萬事一意調養期之以歲月之久則萬無復比平人之望今之解任與否實關臣之性命茲敢冒昧萬死復陳控懇伏乞聖明察臣情勢之可矜 許令並遞以活微命取進止

辭免兼職仍陳所懷劄

伏以臣獲蒙 天恩解職調病已將數朔於今矣鍼藥治療非不備至而證勢一向沉綿元氣虛弱飮食之無味浮熱之往來自初至今了無加減而

左邊偏虛之證比前益甚半身寒冷如着氷鐵稍
觸風氣眉目瞤動中風之疾十成七八慄慄度日
如防大敵盖緣臣元有宿疾而又當向衰之年眞
元耗損無復生發之氣恐非藥力所可充補將不
得復與平人齒矣今者元孫誕生而未趁賀列國慶
已迫而長阻祭班思惟分義如負重罪瞻望 宸
極葵切耿耿臣年來過蒙 寵渥兼帶華貫非止
一二其在常時猶懷惶惕况於大病之中其敢虛
帶度日乎當初辭職時切於解劇未及兼擧爲請
亦不自料病勢之彌留一至於此意謂閑漫職任

猶可自量氣力間間行公到今見之必爲終身病
廢之人何得以許多無帶徒爲一身之崇而已乎
至於觀象監提調頻有　山陵奉審之事尤非如
臣杜門養病者所當仍冒則毋煩之嫌有不可避
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將臣所帶經筵賓客春秋
觀象提調等任並　許鐫免以便公私焉仍念臣
雖處私室義同休戚苟有所懷則無論大小隨事
陳達亦是愚臣分義之常然也昨日備局郞廳持
示購捕事目有自中捕告者給木五百疋赦其前
罪等語臣詢其故則答云若非自中所告恐有因

嫌誣告之弊廟堂講定之如是云此固美意也然於
臣意竊以爲不然此賊成羣恣行爲日已久閭巷
間聞知之者必多但不肯告官耳誠能厚賞廣購
宜有趍令者而至如自中發告乃是萬一之幸非
可以必致者以此添備一條則可矣凡購捕者所
以示必獲賊也今閉其必趍之路而責其幸有之
效無乃不可乎且黨賊天下之惡名雖眞與賊同
謀者亦或恥其名而不敢告況平人見事目如此
則必且慮其見疑於黨賊唯恐斂避之不暇誰肯
出身捕告乎昔在唐元和間狂賊傷害宰臣憲宗

大驚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仍命載錢置市勸誘百姓賊終就捕克正邦刑今不逞之徒黑夜聚黨呼唱街市誑惑小民其無國法甚矣若不捕詰實懲元和之變復出於今日購捕之策誠不可忽宜倣元和條格許令人人皆得捕告而又量加賞格以勸之而既告之後明加查覈俾免撗罹之患者乃有司事耳非廟堂所當究應者也且扈衛廳之設意有所在而堂上中在外者四員作故者三員在喪者一員只有四員在京而申景禛病未察任申景禋差興

士大將將陪喪出外而不久又起元帥幕府扈衛之虛踈莫此時為甚竊聞 陵所功役今已垂畢堂上一員都廳二員足以完其餘役具宏李時白皆可召還申景禛所任亦以他人作代使之仍留宿衛其於慮患之道方為萬全令廟堂商量處之幸甚取進止

論三件事得失劄

伏以臣病伏窮巷不得與聞朝議近來政令施設往往有不合於事宜者固不敢隨事陳列只將數件事略效愚見條列于後言涉出位不任惶悚取

進止

一國家之所賴而扶持者人心也王者之所恃而服民者政令也政令不信則民心不服民心不服則禍亂隨至可不懼哉臣前見戶曹啓辭下三道請遣敬差看審量田後被灾田畓而其言有曰慰三南愁苦之民布國家如傷之澤云臣以為此舉專為恤民而發也今見敬差賫去事目甚煩曰年分覆審也私結括出也曰堤堰摘奸也加耕摘奸也馬場花利也曰假屬官田出稅也曰內需私田抽刷也曰召募及各衙門屯田成冊也凡所以搜

宗隱利靡細不舉此皆該曹之所不可已者而騷屑之弊殆難勝言其中有甚不可者蕩三條陳田免稅耕食依前事目限三年勿為收稅而奸細之民舍其有稅之熟田耕其無稅之陳田者陳田之稅切勿頓下云凡民田之既在田案者後雖陳荒例為出稅則其田之耕否無與於常稅之盈縮元非國家所當問且就許多陳田中某人應出稅某人不應出逐一查正之際小民怯於被罪言自刹於受賂耕陳者一撥受弊不幾於名實之相左乎且量田之後富家豪族互相扇動欲有所撓改者

不勝其多此輩乍見該曹啓辭各有希望之心而
及發差下去終無以副其所望只有種種弊端而
已則其歸咎朝廷必倍前日是朝廷施惠之意反
歸取謗之資無乃不可乎田疇之政欺詐多端王
者治民務存大體上年量田円筭大槩就緒自餘
些少遺剩姑且棄之與民休息方為得體臣又聞
湖南雖曰被灾禾稼頗為茂盛前頭若無別灾不
無豊登之望湖西又為其次嶺南被灾視兩道為
酷云而想亦不如傳者之太甚臣之愚意依上年
例姑停覆審過三年後始遣敬差以今日事目更

加一番整頓今年被灾處則只令本道依例啓聞給灾方為得宜但守令庇護土民多不以實報都事憚於行役未必一一查審朝廷者以此為慮則敬差官改稱給灾御史姑勿發送待本道狀啓之來馳往報灾處摘奸而來則可無騷擾之患而有着實之效矣臣曾忝戶曹以稅入元數較量一年用度不至大段窘急特患所餘無多耳今此給灾所縮應不過數千石而明年則又當依數出稅何必惜數十石之米致此騷屑乎無已則有一焉常時收稅之規今陳則例為出米上年量田時只據

事目前所耕而編入田案如此等田並不收錄但書令陳二字以别之以常規言之當入出稅之中而為其大舉之餘事與常時有間故并棄以與民以舒其力今者以縮稅為慮則令各官就田案所錄令陳處面如査審其已起耕處使之照結出來則事有依據亦可為必補然終不如并為不問之廣大也

一交隣之道固當一遵定式不可撓越如或事與時異勢須變通則不必膠守舊例要之保國安民而已近因日本事機稍異前日不得不為彌縫之

計如馬才之逸書式之改靡不曲循馬島之請而
獨於禮單一事未蒙准許臣竊以為非計也當初
本國與家康結和時家康新得志盡反秀吉所為
求和之意出於至誠專以和事委諸島主而島主
之欲交我國乃其至願故禮單多少元不掛意然
且歎其太薄本島加備若干物件以悅關白此事
既載於前使臣日記中似非譯官所做之言也況
今關白年少輕誕席祖父之富強侈然自大加以
調興之譏疑釁孽已積獜西堂之出來可見島主之
危疑島主被罪調興復用則嫁禍兩國勢所必至

然則安島主乃所以安我邊也其事豈不重哉若以違式爲難則馬方不必送書式不必改若以物件爲重則二匹之馬二十疋之段至爲些少雖使逐年送之不可以此所費易其邊境之患况十年一度之行乎玆事利害得失較然可見臣以爲寧被島主之欺不可太爲靳固以誤邊上事機也伏願 聖上三思而處之

一廣取武士爲國家莫大之弊出身多自軍伍以致兵額日縮一也出身既多官爵不能遍及則反歸怨朝廷二也壬辰以後惟思廣取試才太輕倖

祭者衆農夫賤隷見其同類容易陞為兩班便生
輕侮之心名器日輕人不安分三也近日言事者
徒知一時赴防之為重而不思後日之弊每以廣
取為言臣心常非之近日西路設科雖出不得已
猶有太濫之歎況見備局公事又欲於二南譬曉
挍生試其武藝列名啓聞合榜於前頭別擧則是
使一時苟簡之政不獨行於西路而已以事體言
之莫重科擧何可以一番試才而許其參榜以通
理言之國家設置挍生所以使之讀書修行以助
風化今未有教養之實而反誘之以利使其反儒

而就武豈不駭於人聽乎臣愚之意必先行敎訓之政勸其學習其業有不從令者則依例決定軍額始爲得體請令廟堂更議處之

待罪劄

伏以臣前上劄本論敬差一欵只緣所懷如此白直攻破反覆討論歸請至當而已今聞戶曹判書金蓋國因此上辭本此必臣措語失當未蒙重臣見諒而然也蓋國於臣爲先進臣之常所敬信獨此一事未免所見各異前劄云云蓋亦恃其親厚不存畦畛竊自附和而不同之義寧有一毫他腸

臣前忝戶曹時適無覆審之事故流來敬差事目
實未得見今聞啓下事目懸出仍舊磨鍊此乃臣
之不察處也雖舊規如此節目旣煩則民弊滋甚
恐非今日所宜行年分等第逐年看審誠爲金石
之典都事覆審時田夫受弊實與京官之行無甚
差別盖國所言已司是也但臣愚意上年量田今年
未災民間一番騷擾亦係重大故欲依上年例姑
停覆審仍用甲戌等第令民間除其書員贈賂敬
差供饋之費以爲救飢之資而其被災處令本官
親査啓聞以待京官摘奸則守令不敢濫報而民

蒙實惠至於川崩浦落永不可耕食處固當削去
田案俾無後患而第思被災之處據目前所見無
不隣酷其田爲明年可耕其田爲永不可耕識恐
未易查出容有虛實相蒙之弊不如姑爲一體給
災過三年後始遣敬差依例覆審打量新起編入
田案而今年被災永不耕作處並行汰減恐或得
宜臣前劄之意蓋在於此而得見備局回啓乃以
都事覆審爲請此則非臣本意也大槩臣只陳所
懷至於裁酌禀處專在該曹何敢自是已見緣臣
劄辭欠於委曲致令當事之臣不安其職無任惶

恐待罪之至取進止

辭禮判劄

伏以臣伏蒙　天恩解職調病經春涉夏藥餌之隣自入秋節始覺少效而病根猶在元氣未復飲食起居之節一或失宜前證輒發尋常戒惧如護嬰兒第觀近來時事日漸艱危　君父宵旰公卿焦勞自顧分義殊未覺在家之安便而備局之任非如該曺專責之比早暮疎數猶可自量氣力而處之且臣阻隔　天顔已過累朔私憂微悃久未陳吐如得一番入侍仰達所懷則至願乃伸死亦

無憾而但以無帶減批之後畏怯風露未敢詣
闕經營旬日始得一出隨行循局不過數度再聞
開筵一未入參瞻望 天門只切悼歎不意今者
乃蒙新 命之降此必 聖上未察臣情勢之如
此見臣出謝謂可以更備驅策之用也臣本非愛
身圖便之人筋力所及固所不辭第念臣之病根
出於勞苦所傷半年調養銖累寸積僅入差境而
不待完復遽當該司之任文書之趂限衙仕之有
期寒暄飢飽未免失其常度一朝添證前功盡棄
將使臣量力隨行之計並歸虛地犬馬微命雖不

況惜區區苦心實亦可憐伏乞 聖明曲諒愚懇
命遞臣新除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再陳私悃輒蒙 温批兢惶隕越若無所容仍念臣事 君無狀自速罪戾幾陷於千仞坑塹之中蒙 殿下過賜容護俾得復齒人類生臣者父母知臣者 聖明士為知己者死況於君父乎一息尚絶理難退處顧惟虛羸之病最怕風寒曾在中秋暑氣未歛之時猶以一番齋謝為難戒曉辦裝還止省墓矣不得已預宿 闕門之外

始伸一謝之願今者冬節已深天氣凝沍且於前
月逢灸膏肓肺俞瘡瘢未合感傷又重浮熱挾痰
升降無常稍開窓戶眩暈欲倒瞻望　天門如隔
弱水私切悼悶不知所喻使臣徒知退伏之未安
不量氣力之難堪扶曳一出終至顛仆之域則於
公於私有害無益亦且並與其將所以報　恩者
而失之矣玆敢不避煩瀆冒懇至此情亦戚矣伏
惟　天地父母特加哀憐遞臣本職及兼帶内局
備局經筵春秋賓客等任以終全活之　恩不勝
幸甚取進止

丙子封事第一

伏以臣病伏私室不與朝廷之議聞諸道路之傳今此金差之言悖慢凶狡有不忍聞凡有血氣孰不憤惋欲死竊聞勾管問答廟堂籌畫辭直理當有足可觀然於臣心有不得不爲過慮者焉當初約和時朝廷以君臣大義反覆開陳彼雖犬羊亦有知覺故不敢强我以非義約爲隣國告天立誓十餘年間未有他說今忽發爲此言者何也且虜旣跨據大漠無所受制肆然稱帝誰復禁止而必欲藉口於我國者其心或難知我若只以口語荅

之則事跡晻昧無可據證如使驕虜反其辭說而誣我於天下其將何以自解乎臣之愚意例荅之外別爲一書備陳僞號之不可僭臣節之不可易尊卑之等不可紊以明大義而存國體仍將虜書及我國所荅移咨督府轉奏　皇朝一面下諭八方訓飭兵馬以待其變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朝廷處置之明白然後可以折虜謀而壯士氣書之史冊無愧辭矣且聞龍胡之行唯以春信吊祭爲名而許書亦無別語其所謂悖書者乃八高山及蒙古王子書也答其循例之書而拒其悖理之言君

臣之義隣　國之道得以兩全於計為宜況今　山
陵未畢守備未完權宜緩禍之策亦何可全然不
思金差不妨　招見所不可見者西獚耳西獚不必
薄待所當嚴斥者惟昔耳臣竊覩今日虜情猜着
早晩等是被兵但不可騰臓處置以致見責過於
落莫以促其兵耳城門閉言路開雖有臨端亦不
濟事今日之勢可謂急矣而華未至於目前被兵
伏願　殿下益加憤發先立大志如頃日諫臣箚
臣之言多所採納收敘言事之臣勇革病民之政
振拔人才激勸將士以慰臣民之望則人心既悅

國勢自固雖有外患亦不至大段顚沛矣臣之賤疾一向沉綿精神昏憒全不省外事而竊不任區區憂國之誠冒陳所懷唯 明主裁之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至疎經營僅一入侍區區愚悃所欲陳者甚多而臣素拙於口談加以大病之餘神志昏憒不能十擧二三則所陳之言亦無一事獲蒙領可固知言不是用然不能無一慨然于中也至如兩事一款竊覸 天意似若不以臣言爲妄而竟無採施之案此係安危大計不容但已近日臺閣之上

人人皆言斥和獨諫院一劄言論甚正方略可採似非隨衆和附之比誠使廟堂之意專在於絶和則回啓之辭一何朦朧回護遂無一言一策之見施此不過元無定筭特為遷就之計者耳夫旣不能用諫院之論以決戰守之計又不能用臣之言以為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不過體臣入守江都帥臣退處正方清北列邑固將委以與賊安州一城勢必不能獨全生靈魚肉 宗社播越到此地頭答將誰任臣之愚意 大駕進駐鑾不可輕議體臣帥臣皆當開府於平安道兵使亦宜入處

國勢自固雖有外患亦不至大段顚沛矣臣之賤
疾一向沉綿精神昏憒全不省外事而竊不任區
區憂國之誠冒陳所懷唯 明主裁之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王新經營僅一入侍區區愚悃所欲陳者
甚多而臣素拙於口談加以大病之餘神忘昏憒
不能十擧二三而所陳之言亦無一事獲蒙頷可
固知言不是用然不能無慨然于中也至如兩事
一款竊覸 天意似若不以臣言爲妄而竟無採
施之宲此係安危大計不容但已近日臺閣之上

人人皆言斥和獨諫院一劄言論甚正方略可採似非隨衆和附之比誠使廟堂之意專在於絕和則回啓之辭一何朦朧回護遂無一言一策之見施此不過元無定筭特為還就之計者耳夫旣不能用諫院之論以決戰守之計又不能用臣之言以為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不過體臣入守江都帥臣退處正方清北列邑固將委以與賊安州一城勢必不能獨全生靈魚肉 宗社播越到此地頭答將誰任臣之愚意 大駕進駐鑾不可輕議體臣帥臣皆當開府於平安道兵使亦宜入處

於義州約束諸將有進無退方合於戰守之常道且移書瀋陽備陳君臣大義仍言秋信不入送之由一以探虜情形一以觀彼所答彼若別無他心仍用兄弟之禮則依胡氏所論姑守前約內修政事以為後圖務反石晉之前轍如其不然則固守龍灣背城一戰決安危於邊上雖或計非萬全猶愈於束手待亡捨此不圖一向婾婀欲言進戰不無疑惧之念欲言羈縻又恐謗議之來彼此不及進退無據江氷將合禍迫目前所謂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江者不幸而近之矣臣竊痛焉今雖已

晩猶或可爲伏乞 殿下下臣此劄于廟堂無或如前掩置遽速議覆俾無日後之悔幸甚取進止

第三

伏以臣不量時勢妄陳愚見重被臺評幾陷不測幸賴 聖明洞察臣之本情委曲分釋靡有餘蘊雖使臣自爲辨明無以過此感激 恩眷涕泪交流破腦剖肝豈足仰報臣以不才無狀致身崇品福祿太過災眚自至疾病沉痼謗訕交集固已無復當世之念第有區區之危悃尚未盡暴於 天日之下者即欲都無一言而退亦有所煩寬聰聽

而不容自已者矣臣禀性輕脫不曉機關尋常對
人言語悉露悃愊靡所隱蔽至於登對之際尤是
愼言之地而率爾之性不能矯揉每以屋下所常
言者仰達於　天聽動觸時諱加以拙於口語心
之所存不能形之於口臨當入侍預爲思量所欲
上達之事暗記於心上如宿搆文字則亦能稍成
頭緒如或猝然承　問信口而對則例多顚錯舛
不成說話或不能諦聽　天語往往失其　下問
之意退而思之方始知悔此皆臣不能修辭之病
非不自知甚明而臨場如醉不覺其謬上年　筵

中因一言妄發見攻於嶺南士子賚了許多文字
僅得自明至今思之心膽猶寒知臣病痛者常戒
臣曰知有所懷可具文字上達愼勿於 榻前開
口臣亦痛自懲艾刺舌久垂頃日再次入侍只欲
陳達邊事而已愚妄無状頓忘前戒又復妄發自
觸禍機惟口興戎豈不信哉甲恂輩所怒於臣者
未知何事而啓辭中旣以屛去承旨一款爲臣罪
目則臣不得不據其所言而辨之也臣常念 祖
宗定官制也三司之職五六品居多皆以年少新
進充之蓋欲藉其耳目之捷敏志氣之果銳以資

助治道君上有失德則爭之宰相有不法則規之
雖有過激例加寬貸不使摧折其氣者所以開其
敢言之路也至於國家大計關係安危者則自有
老成大臣與列卿諸宰量度機宜稟 旨處置非
年少輩所敢與臣及仕 宣廟朝未見三司之官
擅議軍國之政及至 聖上臨御優容諫臣大開
言路固是淸朝之美事而未免有政歸臺閣之歎
朝家有大段處置大臣不能自斷動為浮議所制
朝廷不尊國體日輕至於今日而其弊極矣試以
近事言之羅德憲之使奴也假令實有所失亦宜

稍存斟酌從容議罪不使宣露方合為國諱惡之義況其抗禮不屈揹棄汗書事狀明白在人耳目者乎竊聞當初狀啓之來廟堂至有褒賞之意而横議卒發勒加以屈膝虜庭之罪夫藩國使臣屈膝僭逆之奴豈是國家美事而喧然相傳若聞好語如有明其不然者則勃然大怒此豈人之性情哉至於入送胡譯傳致國書以明絶和之端不自我始者臣之所見自初如此故再次劄陳而未蒙採施 勅使到館之明日即發偵探行間之言懇懇不已若非 中朝所知則為 勅使者何敢擅

以軍機重事通之於藩國乎夫我國既不能興兵擣穴以除天下之害至於行計之請又拒之而不從則不但 勑使之落莫即 中朝聞之亦必大以爲恠然則雖知其事之齟齬其勢固不得不許況觀勢乘便不無可圖之事者乎故於 闕前下問之日大臣諸宰之言不謀而同既以此復於勑使而勑使又將歸奏 天子至於謄示奏稿又於碧蹄餞宴之日面囑大臣益致丁寧之意誠非偶然計也此蓋 天朝之人目見我國兵力單弱決不可與虜相抗故不以他事望我而付以用計

之策觀其揭帖所云保境息民固是人情陽施陰
設以示不測等語則其意固可見矣而二三年必
不有 勑使之深慮不計廟堂之苦心肆然陳啓
歸咎朝廷以欺吾民負 皇朝等語發諸朝報傳
播遠近未知何者爲欺吾民何者爲負 皇朝乎
我國西有瀋陽傍有椵島而彼皆窃覸朝報窺覘
國情臺諫啓辭措語不可不慎重者如此而今以
年少輩妄言之故將得謗於 皇朝見疑於隣敵
證父攘羊直則直矣而聖人猶且不許況其父初
不攘羊而其子誣引以證之豈不大悖於理哉羅

德憲之事都督適因假捷之言詳知實狀至於
奏聞則天下之疑固已氷釋矣今此欺 皇朝之
語顯發於我國臣子之口而又無傍觀立證之人
將使國家何以自解於 天朝乎士夫好名亦固
美意而其流之弊乃至於此臣之憂悶痛迫實在
於斯而入侍之日仰聆 天語實與臣之所憂相
合而爲其言事之人不敢顯斥其非但曰此等軍
機重事實在神秘只當與腹心大臣密議處之雖
承旨內官皆不可聞也因舉丁卯三司啓請夜擊
之事以證我國機事不密之一端古人所謂有爲

而言之者也非謂國家大小事皆可斥去承旨而獨與大臣議也其他所陳亦莫非憂悶世道發自真情少無他意於其間不料年少輩不能平心聽言就臣多少說話中摘取一句無情之語藉為口實欲擠之於罔測之地人心之危險一至此哉夫不聞話端之所自不察本情之所在截斷首尾拈出單辭片語以為疵病則雖聖經賢傳之言亦必有可疑處況於臣之素不擇言者乎今日攻臣之論出於若干年少之口而舉朝靡然或相和附其間非無知臣誣枉者而環立相視終不敢明臣心

事者無他一開口則相隨而入於和議科臼中故
也此見主和二字為臣一生身累然於臣心尚未
覺今日和事之為非請以前後揭前所陳之意
反覆而明之蓋石晉高祖之起兵河東也桑維翰
勸令稱子稱臣於契丹借兵以取中國事成之後
事契丹益恭其為中國之羞辱莫此為甚出帝即
位景延廣建議去臣稱孫言於契丹使曰翁怒則
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以待之桑維翰屢請遜辭
以謝契丹出帝不聽蓋其時石晉兵力不下於契
丹而稱臣之辱實天下之人所共憤則桑維翰之

諫宜其不能入也其後契丹連歲入寇輒為晉所敗河上之戰澶州之戰相州之戰陽城之戰定州之戰石晉之威亦已少伸而契丹之怒囂然未已中國罷敝不能自存始乃遣使請復稱臣契丹不許及三年契丹大舉入寇而石晉遂亡夫桑維翰之諫近於智矣而當初失計導主臣虜以基中國之難景延廣之言近於正矣而不度時宜輕開虜釁以致覆亡之禍其事雖殊厥罪惟均故朱子綱目削其官而兩貶之向使維翰初無臣虜之罪只有諫止之言則將為石晉之忠臣豈有與亡晉之

延廣同被貶削之理乎且見先儒胡氏之論曰即
事而言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以晉
父事契丹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
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狹中淺謀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君如使延廣慮善而動動惟厥時
姑守前約內修政事則不出數年可以得志夫以
義理言之則以天子之尊父事夷狄其在石晉臣
子猶有所不堪況以胡氏學術之正尊中國攘夷
狄乃其一生事業則立言著論追議前代得失於
百年之後有何一分顧藉而乃以輕背信好姑守

前約等語反覆抑揚多所嗟惜恕其心而罪其迹若是者何哉蓋以人臣爲其君謀國而不存遠慮果於自用以致亡人之國則其事雖正而其罪有不可逃故也曾在 宣廟朝甲午年間 天朝諸將倦於用兵始有講和退賊之計令我國奏請 天朝故臣成渾首陳可許之意而論者譁然非之及全羅監司李廷馣繼發講和之言將被重罪渾與時相柳成龍獨憐其忠約於 上前同辭救解渾先曰廷馣之言乃以伏節死義爲心者也 宣廟大怒渾惶恐謝罪柳成龍遂不敢言而退自以攻

渾之論益急章疏紛紜至有早正王法以謝後世
等語不惟時議如此爲渾門生者亦頗致疑於渾
渾以書往復自解其答申應榘書曰人之所見必
有誤入於前然後發爲言論貽害於後鄙見每謂
事有是非有利害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主
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是以董子謂正其義不
謀其利然在朝廷則或有是非利害合而爲一處
朝廷利害之所在即是非之所在也坐此一句所
見而陷於一世大戮其答黃愼書曰秦檜在前千
載之下孰不欲剚刃其腹是以言涉於和衆共棄

之好名者惜名趨利者求利誰肯官近於秦檜之
故迹哉鄙人之言不幸而欲順　中國之意宜乎
賢者憂我之盡棄平生污衊其身而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御事者必察其時論人者當原其情不可
以疑忌之心遷律之以一切之法也又曰朱子云
既不枉尺而直尋又不膠柱而皷瑟若使天下道
理只有上一句而已則又安用更說下一句哉又
曰朱喻云與其講和而存無寧守義而亡此乃人
臣守節之言耳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如此立
說不覺節迴文順也又曰內修之實尊在本原而

人人畏避不敢言獨於欲合　中國之說攻之如此無畏故也吾恐本原不立而大義不可單行亦不足以救宗國之亡而同歸於亡國之大夫安能免後世之責哉又曰韓侂胄伐金可謂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儒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讐為事業而使之伐金則以金不可伐為言凡以此者宗社為重而相時度力為時中之義耳凡此數款語豈非今日廷臣之所當深思者乎夫倭賊蹂躪八方辱及　兩陵其在我國誠百世必報之讐而成運以一時儒宗因天將之一言敢發　奏請講

和之端此豈忘讐負君而然哉蓋以當日事勢有
有甚不得已若使徒守一切之論不思權宜之計
則其禍必不止於　兩陵遭變而已故也成渾旣
被謗而去柳成龍仍持和議遂有黃愼之行成龍
旣敗李德馨又持前說繼有松雲之遣踈解緩賊
苟延時月天兵旣撤賊亦斂歸我國之至今保全
者雖出於　皇朝拯濟之恩而亦由於前項數臣
不避謗言竭忠擔當之力也事固有名義而實不
然者如大舜不告而娶如有以娶妻必告之語致
詰於舜者則舜必難於爲對太王避狄去邠如有

以國君死社稷之説致責於太王者則太王亦必難於爲對然舜與太王終不拘於或者之言而自甘於廢倫亡國之歸 盖道有經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聖人作易中貴於正良以此也然非見理不惑執德不回之君子孰能斟酌得宜確守所見以了一世之事者哉今以成渾書中之語想見當時心事足令人潸然一涕也至於今日之事則又有大異於此者焉以時勢言之則旣無石晉兵力之強盛又無壬辰天兵之可恃以義理言之則初無稱子稱臣之辱又非 祖宗難忘之讐

如使朱胡兩賢及成渾柳成龍李德馨李廷馣諸臣復生於今日則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不難定矣今之議者皆曰丁卯之和固不害義理至於今日賊已僭號不可更與之通使此言似矣而實未深思者也使奴違丁卯兄弟之盟而迫我以非禮則於義固有決不可從者矣今既不然而仍用隣國之禮則彼之僭號與否非我所當問何可以禮義責夷狄乎議者又曰當初馳逐龍差固為失着而業已移咨椵島下諭八方更將何辭復與虜通使乎此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既以當初輕絶

為非則到今追改有何不可聖人有言過則勿憚改夫不自量力輕為大言横挑犬羊之怒終至於生靈塗炭　宗社不血食則其為過也孰大於是使朝廷翻然改圖曰始聞伊賊僭逆之言不勝痛嫉之心且慮非禮之脅遂定寧以國斃之計旋見虜書不失兄弟之稱自量國力還有輕絶之悔深惟長慮聊復云爾以此上聞於　天朝下示於百姓處事明白其誰曰不然臣見近來朝廷大小政令未免數變以致失信於民者甚多而未聞有發言匡正者獨於係國家安危之事必欲膠守小信

坐挑強虜之釁而莫之顧者何哉此又臣之所未曉也故臣之為此覊縻之言者非敢不顧是非徒為利害之說以誤 君父也酌之以時勢裁之以義理證之以先儒之定論參之以 祖宗之往迹如是則國必危如是則民可保如是則害於道理如是則合於事宜靡不爛熟思量有以信其必然常竊以為國力方竭虜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以緩數年之禍得以其間發政施仁收拾民心築城儲粮益固邊備歛兵不動以觀彼釁為我國計無出此者旣以素定於心又以屢言於人然而畏謗

之心猶切於中且聞廟堂之議亦多與臣相近冀
或有分謗之處故一爭於龍差在館之日再陳於
商胡未到之前而皆略見微意以發其端不敢盡
其所欲言以俟　君相之處分而言旣無效累失
事機浩嘆私室心病轉甚或有謂臣者曰時議方
峻空言無益若能黽勉出仕周旋備局則猶不爲
無助臣亦惟之此言近理故扶策垂死之形骸觸
冒方張之廷議入陳於　榻前出爭於大臣焦脣
乾舌不自知止凡若是者豈有他哉誠悶　宗國
之將危而不暇更計一身之利害耳朝廷之上苟

有惻隱之心者宜若在所衰矜而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亦獨何心哉胡譯不送則已送則一刻爲急而擱前議定之後猶存遷就自示難色得令年少之論有以乘其間隙離京旣曉停灣且久近聞西報賊已還穴似有後期無益之憂和事已無可望勢將坐待兵禍到此地頭不能無憾於廟堂之持重而年少過激之言亦有所不足深責者矣自古姦臣罪目可得而言也曰擁蔽聰明曰陷害忠良曰招權納賂曰循私植黨曰報復恩讐數者是已臣十年遭遇 恩眷偏厚叨忝銓衡長

處機要生於心而發於事者不爲不多雖其才勞識淺不能有所裨益亦頗自謂小心畏愼奉公無他其幸而得免於數者之目則行路之人亦或知之使臣果有此等罪狀何不一歷擧明言以正邦刑而乃抉摘言語間偶欠照管之處專幾窮發擿加小人之名乎昔在　宣廟朝時螢深忌李珥而未得其罪乃因公事間微細之事乘時造謗指謂擅權慢上陰嗾憑妄言官以發其擊去之端不謂今日朝廷又有此等景象也小人情狀變幻無常景難測度如封德彝佞於隋而忠於唐揚畏心濈豈

而迹元祐隨勢低昂惟利是趨故權在君上則逢迎以取寵權在朝廷則黨附以濟私今之朝廷適無小人若果有之則必自好名中出是將依阿浮議釣取虛譽雍容談笑坐收大權何苦而獨執己見冒犯衆怒孤立一世屢困而莫之悔世間寧有如許愚逹之小人乎意南宋之主和者禍歸於國而利歸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歸於身而利歸於國執此以言則人之賢邪事之是非亦有不難知者矣君子之所信者心也求諸心而無愧則毀譽之來特其外物耳况臣之有罪無罪 聖鑑洞燭靡

有適情而一啓之後臺論旋停公議亦可見盡節之外更有何説第惟臣之所患賤疾已垂一年初謂秋涼之後或有少差之望寒節漸深證勢危劇眞元已削只有浮熱夜則合眼就枕不過一更晝則終日所食未滿數合精神恍惚如在夢界中加以左邊偏廢已成痼疾稍觸風涼則眉目瞤動手脚抽搐常有卒倒之狀自量氣力雖得靜處善調不過支撑數年之命而如使勉强出門自比平人則不出旬日大病更作其死必矣平生報國之計已墮空虛循省初心只自悲悼此皆臣之實狀實

情 聖明下臨何敢一毫欺罔伏願 殿下府察
情勢乃鐫臣本職及兼帶經筵春秋賓客內局備邊
提調等任以安愚分以活微命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 聖上賜也言發涕隨不自知裁取進止